

宋方金 著

# 逃离 无名岛



| 丛书 |

中国工人出版社

刘震云、李敬泽、李樯、阎建钢倾力推荐  
透视人性的悬疑推理小说

宋方金 著

# 逃离 无名岛



| 丛书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第 1 章

这是一个荒凉的小岛，四周是茫茫的大海。这注定是一个发生故事的地方，然而之前发生的故事已经被海水淹没，没有人再知道。但是此时此刻，这个岛上即将发生一个新故事。因为这个岛上来了很多人。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尤其是有很多人的地方。因此你可以期待，这将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现在是早晨，风和日丽，小岛处在宁静之中，波浪一层层涌上海滩，海面上有几只大鸟在飞。就在这座岛向阳的山坡之上，有几座楼。这就显得怪异了，如此荒凉的岛上怎么会有楼？而且不但有楼，楼内还传出了热烈的掌声。

楼是几年前就盖好的。但这些楼总是盖着盖着就停工了。开工了几次，又停工了几次，于是留下了一些高低错落的楼群。开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有些人或者集团为了挣钱，想开发这个小岛。但停工的原因可就多了，有的说是盖楼的时候总是有工人非正常死亡；有的说是盖楼的老板在盖楼期间无缘无故就死了。挣钱固然重要，但活着好像更重要。于是，没有人再来了，这些楼就成了荒楼。荒岛上的荒楼尤其荒凉。但是，这么荒凉的楼里怎么会突然传出了掌声？而且掌声还如此地热烈？是谁？

当然是人。这些掌声是人传出来的。这些人坐在楼里的一个大房间内。房间被布置成了一个阶梯教室。而实际上，这是一个传销课堂。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传销讲师江雪山戴着耳麦如流行歌手一样快步跃上课堂的讲台，开始激情演讲。

江雪山：各位老总——早晨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人生匆匆过得快，赶紧做个人上人！

讲台下面坐着一群最不像老总的形形色色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均双眼迷离或迷糊，眼球充血，为传销人员典型的狂热躁动状态。他们大声应和着江雪山的

招呼。

传销人员：要做人上人，得有聚宝盆！我们就是聚宝盆——成功将属于我们，鲜花将属于我们，未来将属于我们，财富将属于我们，理想将属于我们，前途将属于我们！

江雪山：各位老总，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未来的两个月内，让各位进入百万富翁的行列，你们将是速成的百万富翁，但钱却是实打实的，想买包子买包子，想买奔驰买奔驰，请问在座的各位老总，你们有跟钱有仇的吗？

传销人员异口同声：没有！钱是我们的兄弟，钱是我们的姐妹！挣钱有理，爱钱无罪！……

但在课堂的角落里，传销人员中有个中年人却并没有跟着喊，他在人群中有些格格不入。他叫李开城。凡是不喊的人都是有想法的人。凡是有想法的人最终都可能没有什么好下场。他的下场呢？

控制他下场的人出现了。此人坐在这几座楼的一个特制的房间里。这是一个监控室。这个人叫周公梦。他从一台监控器的画面上正监视着传销课堂内的场面，传销人员都还在狂热地喊口号和鼓掌。此时周公梦还没有注意到李开城。周公梦坐在监控器前一边喝酒一边注视着监视画面中的传销人员，他脸上的表情好似在微笑，但实际上他永远是这种表情，看上去友善而亲切，事实却相反。周公梦面前是一排排监视器，可以监视岛内各个地方，犹如毒蛇的眼睛。

周公梦穿着中式的对襟复古大褂，但面前摆着的是一瓶 XO 和一个酒杯，他坐着一把太师椅，但房间内设有吧台。这是一个极其拧巴的人。脸上的微笑和内心的邪恶拧巴着。优雅的做法和丑陋的行为拧巴着。

周公梦惬意地喝了一口酒，吩咐站在一边服侍自己的女秘书梅艳丽。

周公梦：艳丽啊，替我发个传真给法总，说洗脑成功，一切按原定时间表进行，销售即将开始。

但梅艳丽站着没动，而是示意周公梦看监视器。因为这时监视器内出现了情况，那个李开城站了起来，周公梦赶紧将监视器的声音提高，监视器内传出了李开城激动的声音。

李开城：我听完了课觉得你们这根本不是什么正当的销售行为，你们这就是传说中的传销！是非法的，我要退出！

传销课堂这边，江雪山在试图劝说李开城。

江雪山：这位老总好像误会了我们的销售行为，我们是网络人际销售，跟传销不是一个性质，我们从事的是一种先进的、未来必将影响到世界经济进程的销售方式……

李开城：我一个普通人，也不想影响什么世界，更不想当什么嘴皮子上的老总，我琢磨明白了，不会上当了，请送我出岛吧。

课堂内一时有些骚动。

江雪山一边安抚大家的情绪，一边不经意地瞥安在房间墙角上面隐蔽的摄像头，似乎在寻求指示。

周公梦看着监视器内的画面，拿起面前的一个对讲机开始下达指令。

周公梦：淘汰出局。

江雪山从耳麦里听到了指示，知道了该怎么做。

江雪山：……既然这位老总跟钱有仇，我们也不强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他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因为机遇只提供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有勇气的人、不甘平庸的人，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欢送他出岛，他的出岛必将给我们留出更大的地皮空间和财富空间，我们为他遗憾，但也为我们自己的财富喝彩！

楼道里，李开城拿着自己的行李从宿舍出来，在两个身形彪悍的青年一前一后的护卫下盘旋着下楼。这两个青年，一个叫豹子，另一个叫黑子，为传销组织的骨干护卫。李开城此时还不知道，他的噩梦即将开始。

豹子在前，黑子在后。将李开城有意无意地夹在中间。李开城一边走一边感叹。

李开城：说实话，没想到这么痛快就放我走了，我听说干传销的经常有被软禁的，我还算幸运。

豹子和黑子不说话。都冷着脸。

李开城：你们俩也是干传销的吗？我劝你们赶紧退出吧，这玩意儿都是骗人的，要想挣钱还得做踏实买卖。

豹子和黑子还是不说话，李开城察觉到了蹊跷，这时已经走到一楼的楼梯拐角处，李开城不禁发出疑问。

李开城：你们怎么不说话？干传销的都能说会道的，不像你们这样……

走到一楼拐弯的地方，豹子和黑子示意李开城往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走，李开城觉得奇怪。

李开城：咱们不是去码头吗？

豹子：这边是近路。

李开城：那像是个房间，不像是条路啊。

跟着往那个房间走了几步，眼睛瞥见豹子腰里有鼓鼓的东西，李开城感觉不对，抽身想跑，但后脑勺被打了一棍，登时栽倒在地。

豹子和黑子干净利落地抬起李开城拖进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

李开城悠悠地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还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试着坐起来靠着墙壁喘息，然后观察，发现这是一个地下室，房间顶上有盏灯泡发着惨白的光。

有排气扇在墙角上方嗡嗡地工作着。

他的行李卷也被扔了下来。

墙角里有一个桶——估计是给他大小便用的。

此外空无一物。

李开城扶着墙站起来，顺着墙壁转了一圈，密不透风。他用手敲敲墙，没有回音。

李开城又绝望地坐了下去。此时他的命运开始进入一段黑暗的时期。他知道自己很难得到拯救。因为类似的经历他已经有过一次了。黑暗和死亡，是人类共同的恐惧。

成铁即将进入这个真实的故事。但此时他还在省城的大学里。他是一个大学的数学老师。成铁此刻正在对着黑板上的数学公式讲课，但课堂里乱哄哄的，有小声说话的，有接手机的，一直静不下来，成铁无奈，只好停止讲课，任由他们闹。成铁停止讲课后，下面的人倒安静了，都看着成铁，奇怪他怎么不讲了。成铁等他们静下来之后，开始说话。

成铁：你们为什么不喜欢数学？

一调皮男生：成老师，说实话，咱们学的这些数学公式和分子式对实际生活有什么作用？能当饭吃吗？或者说能挣到饭吃吗？现在我们的心思不在这上头，在生活上头，在毕业找工作上头，在未来怎么办上头。

成铁：如果你们想更好地生活，想拥有未来，那么你们就更应该学好数学，再没有比数学能更准确地帮助你生活的科学了。

调皮男生：老师，数学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但小学学到的数学知识就够我们用

的了，主要是别数错钱就行，别的方面我实在想不出数学还有什么用处。

同学们都笑了。

成铁：看来你们对数学有误解，如果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数学公式，任何问题都可以用数学计算出来结果和原因。你们相信吗？

同学们：不信。

成铁：好，那我打一个比方，比如你——

成铁一指那个调皮男生。

成铁：你今天晚上要跟女朋友约会，如果我有你以前准确的生活数据，我就能计算出你今天晚上会约你女朋友到哪个地方。

调皮男生：成老师，您是数学老师，说话得精确，牛皮可不是这么吹的，跟您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还真要跟我女朋友约会，咱们就赌一把，您要真能算出我在哪儿约会，我就直接歇菜——服您了。

另外的同学起哄：对对对，我们全班都歇菜——服您敬您爱您，当您的粉丝，您说了算。

成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计算器。

成铁：好，一言为定。你现在给我列出你以前跟她在一起的生活数据和约会频率——必须准确。

滴答也即将进入这个故事。滴答是成铁的女朋友。此时她正走进一家美甲店。滴答一身现代、靓丽的打扮，在嘈杂、朴实的省城大街上出现，让人眼前一亮。滴答喜欢美丽，喜欢将美丽武装到指甲。但她不知道，这次她只能美八个。当做到第八个指甲的时候，她的手机将会响起，从此开始一段颠沛流离、险象环生的生命旅程。

在成铁的老家，一座县城，成铁的父亲出现在街上。他出来吃饭。不是饭点，饭馆内食客不多，老成显然跟柜台后边的老板老周很熟。

老成：老周，来碗拉面。

老周：这算早饭还是午饭啊？

老成：一个人吃，没个正点儿，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

而在大学的课堂上，成铁和男生的较量已经到了高潮。讲台上，成铁拿着计算器在计算。他面前摆着那个调皮男生列出的一些数据。他时而沉思，时而运算。下

面的同学们都被这场别开生面的打赌比赛吸引了，都好奇地等待着结果的来临。

成铁表情认真，完全进入数字计算的世界中：一些数字、地点名称变幻成各种数学公式在他的面前和头脑中飞舞。最后数学公式全部汇集缩小，唰地似乎被他的计算器吸入。

成铁一合计算器翻盖。

成铁：算出来了。

调皮男生胸有成竹，举起自己的拳头。

调皮男生：为公平起见，我的答案早已写在掌心上面，你也写到掌心上。咱们俩同时亮出手掌，看看是不是一样。

成铁：没问题。

成铁将答案写到手掌上。

全班同学兴奋地看着。

两人把拳头举到空中。

两人缓缓把手掌打开。

调皮男生掌心中的地点是：九头鸟饭馆。

成铁掌心中的地点是：历城区。

结果出来后，全班哗然，都觉得成铁的答案极不靠谱。纷纷议论。

一男生：老师，您直接写全中国得了。

一女生：成老师，您可真幽默。

只有调皮男生看着成铁的答案发愣。

成铁一直举着手掌，等全班的议论声平息下来，对调皮男生说：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一个诚实的你。你违背了咱们之间公平竞赛的约定。你跟你女朋友的约会地点根本不是九头鸟饭馆。你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

调皮男生悻悻地收起手掌。

调皮男生想了想：好吧，我承认，我的这个不是正确答案。但您的答案也不比我的正确，您的范围太大，您这是猜。

成铁：请问，你跟她的约会地点是不是在历城区？

调皮男生：是。

下面有同学支持调皮男生：成老师，历城区多大啊，您这个答案也不能说准确。我们认为您这有点蒙的成分在里面。

成铁一指那个男生：我不是在蒙，我也没法蒙，因为连他也不知道具体的约会地



点在哪儿。

全班同学啧啧称奇，都纷纷询问调皮男生。调皮男生有点蒙，但也不肯认输，想耍赖。

调皮男生：成老师，今天就算打个平手吧，等下次我有了准确的约会地点咱们再比。——您这确实也是猜的！

成铁：数学不是猜，是科学。为了让你相信科学的科学性，我可以说出你约会的具体地点——如果你觉得可以让我透露的话，因为这牵涉到你的隐私。

全班同学有了更大的劲头，都起哄。

——老师，您说出来吧。

——老师，您得以数服人啊！

——老师，您说出来我们就服您！

调皮男生也索性豁出去了：好，成老师，您说吧，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看看您怎么能算出我去哪儿。

成铁拿起粉笔，开始在黑板上写字。

成铁写的是一个“床”字。

成铁：你们最后到达的，是一张床。

全班同学嗷嗷起哄。调皮男生脸通红。

同学们强烈要求成铁讲讲原理，成铁看调皮男生。

成铁：这牵扯到个人隐私，得问当事人让不让说。

调皮男生见同学们情绪这么高涨，知道反对也没用。

调皮男生：得，我也为了祖国的数学事业豁出去了，就给你们当一回靶子。成老师，您就出卖我吧。

成铁：从已知推算已知，是数学的基础应用，从已知推算未知，将是数学未来的主要应用领域。根据刚才我得到的这些数据，我先推算出他们两人的一般活动规律，这些活动规律中最重要的数据是约会频率，根据约会频率我可以得出他们两人的活动半径，从活动半径中我根据他们以往的约会日期、频率、地点得出他们的主要活动分类指数——这些指数包括就餐指数、逛街指数以及上床指数，当然，上床是要慎重和负责任的，这是个严肃的数学之外的话题——在这些分类指数中，与所对应的活动日期进行整合，可以得出他们的约会目的的一般概率，根据这个概率，再回头与他的活动半径做具体的分子式运算，就能得出他的约会地点的概率，概率最大的地点就是他要前往的地点。

一同学问：老师，您这个概率大约是多少？

成铁：这得看他提供的以往生活数据是否准确，如果他提供的生活数据百分之百准确的话，这个概率应该有百分之九十左右——请注意，这是一个惊人的概率。

另一同学：老师，那如果他们两人在约会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去了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您也能算得出来吗？

成铁：数学算的是概率，并请你们注意，在我计算之前，像心血来潮这样的意外事件，我会做一个概率外指数加入算式当中，但是数学算的永远是一般规律，而意外常常发生——那是艺术家需要关注的领域。

调皮男生：成老师，我还有一个地方不明白，我并没有给你我们的……那个……数据，您怎么算出来的？

全班同学大笑，然后都静听成铁回答。

成铁：在你给我提供的的数据中，你必须承认，有些数据你是隐瞒或避免的，但是你并没有抹掉这些数据本身，你只是隐瞒了活动行为，在你的主要活动半径中，其实并不包括历城区，所以你提供的几次和女友在历城区的活动行为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几次活动行为在你给我提供的的数据上面分别是：购物、探望朋友、吃饭和散步。根据你们以往的活动半径可以得出，你所描述的活动是一个谎言，但你的活动频率和规律是没有错的，于是我可以得出你们平均每七天零三个小时四十六分钟去历城区是做同一件事情，而根据目前全国大学生的一般重复事件的基数，可以推断，是去开房。而从具体的开房行为中，你在历城区的随机性很大，这是我无法算出你具体地点的一个原因。

调皮男生不好意思地说：老去一个地方不好意思。

同学们哈哈大笑。

成铁示意大家安静：好了，现在还得继续讲课，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习数学课程。数学以后将应用到更多的领域，如破案、企业经营，甚至是谈恋爱。

同学们大笑。

有同学喊：数学万岁！

成铁转身擦黑板上刚才写的“床”字和旁边的一些公式。

县城。小饭馆里。老成已吃完面，边走到柜台前结账边跟饭馆老板老周聊天。

老周：这几天怎么老来吃面，强子呢？

老成：他打工去了，我一人也不爱做饭，凑合吃点。

老周：强子不是在锻压厂干得挺好吗？

老成：年轻人想法多呗，前几天跟我说不想当工人了，要出去创业，我也不好拦他，误了孩子的前程咱也担待不起啊。

老板：铁子没回来看您？

老成：他刚到那个大学教书，还没站稳脚跟，不想麻烦他回来。

说话间老成结完账，转身往外走，老周跟他说。

老周：慢走，回见。

老成：回见。

但老成走了两步，身子就开始摇晃，接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此时的省城大学课堂上啪的一声，成铁手中正擦着黑板的黑板擦掉到了地上。

成铁有些心神不定。

省城。美甲店里。一只纤细的手被握在另一只涂着指甲的手里。这是滴答的手。店里有一溜顾客。别的顾客都在注意自己正被美着的手，但滴答的一双眼睛却老是观察别人。在她的眼里，人们破绽百出：坐她旁边那个女人的裤脚裂缝了、一个美艳无比的女孩眼角有一粒眼屎、一个顾盼多姿走进店来的女人脚上粘了一块口香糖。滴答看见这些细节的时候想笑，但又想忍住，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惹得人家都奇怪地看她。滴答吐吐舌头。这是她的标志性动作。

校园里，下课了。成铁快步走出课堂，后边追上来几个学生，向成铁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并让成铁教几招实用的数学公式，成铁把几个同学应付走，赶紧到僻静处打开自己的手机，刚打开，果然就有电话打了进来。

成铁接电话：喂。

对方是小饭馆的老周：铁子，你爸脑血栓犯了，赶紧回来。

成铁：我弟呢？

老板：联系不上。

成铁挂断电话，略微思考了一下，用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边拨号码边看手腕上的手表。

电话接通了。

成铁：滴答，你美甲结束了吗？

滴答一只手接成铁电话，另一只手还在美甲小姐的手里被美着呢。

滴答一脸拧巴：干什么你都知道！是，还有俩甲就美完了。想我了吧？

成铁：你现在马上起身，出门——从你那个美甲店出门打车到火车站需要16分钟，你进站走到售票口需要大约1分30秒，你还有3分钟的买票时间，刚好能替我买到12点16分出发的去云县的火车票，我现在去宿舍收拾行李，然后出发去火车站，应该刚好能够在火车开动前的一分钟赶到站台！开始！

滴答：哎，哎，我那两个没美的指甲怎么办？

滴答手上那没美的俩指甲盖。

成铁：替我向它们道歉——，为这句话，你已经浪费3秒了！

滴答一看墙上的表，赶紧挂掉手机，像只兔子一样从座位上弹起来，冲向门口——

街道上，滴答跳上一辆出租车，说去火车站。

滴答很着急，一边看表，一边催促出租车司机再快一点儿。

出租车司机：姑娘，不能再快了，上面摄像头一照那就得罚钱，我给您开到最快限速了。

滴答：就这速度到火车站得多长时间啊？

出租车司机计算着：得个，得个……

滴答：16分钟。

出租车司机一惊：你怎么知道？

大学校园门口。成铁拎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

成铁：师傅，去火车站，请按最高限速走，我赶12点16分的火车。

成铁说这话的时候，很优雅，很慢。但他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司机师傅听成铁说了时间之后，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出租车上的表，倒吸了一口冷气。

司机：兄弟，够呛了，赶不上。

成铁：师傅您别紧张，您平时怎么开还怎么开，把速度提到最高限速，如果咱们一路上没遇上肇事车辆，会在开车前两分半钟赶到进站口。

火车站。滴答从出租车上跳下来，往火车站的售票口跑。滴答气喘吁吁跑到售票口，一看却傻眼了，售票口排着长队。

滴答急得快哭了：死成铁，你怎么就没算出我排队买票还需要时间啊！

时间紧急，滴答来不及多想，跑到队伍前头，一下挤到第一位，探头对售票员说。

滴答：去云县的！

售票员：几张？

滴答稍微犹豫了一下，赶紧说：两张！

售票员甩出两张票：马上发车了，赶紧去站台。

滴答付钱拿票转身走人，却见队伍里的人都对插队的她怒目而视。滴答吐了一下舌头，一溜烟跑进了站内。

滴答跑进站台。火车已准备发车。滴答抬头看看站台上的钟表，离发车时间只剩下两分钟了。但成铁还没出现。滴答急得直跺脚。乘警过来催促滴答上车。

时针显示还有一分钟。

滴答看见成铁出现了。

滴答：你真是活在钟表上！

两人跑上车，身后的门就砰地关上了。

火车汽笛响，发车了。

火车上。两人一边找座位一边交流情况。

成铁：我爸脑血栓犯了，强子又不见人，我得赶紧回去，所以才这么急。哎，我让你买一张票，你怎么也买票上来了？

两人找到座位坐下。

滴答：你让我买一张，我偏买两张——也不能让你什么都算对吧。

成铁：你单位那边怎么办？

忽然想起了什么，又问：——你是不是又辞职了？

滴答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成铁：又是你们领导有心理问题？

滴答：这次不是，是跟我一个办公室的那同事有心理问题，我怀疑他有妄想症，不敢跟他一起工作了。

成铁：你们心理学毕业的人是不是都这样，眼中就没正常人。

成铁说着拿出手机，拨打一个号码，但里面传出的声音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滴答：强子怎么会不见了呢？

成铁：这也正是我担心的问题。我早就跟强子说了，爸的脑血栓随时会犯，我还特意留了一笔钱给他急用，但他却突然不见了——根据他以前的做事方式和方法来推算，这不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一定是出现了意外情况。

滴答将自己的手放到成铁的手上安慰成铁。成铁看见了滴答那两个还没有美的指甲，在另外几个美艳指甲的映衬下很委屈。成铁抓起那两个手指，吻了吻那两个指甲。两人相视一笑。

火车轮子滚滚向前，即将把我们这个故事碾碎。

夜色中，成铁和滴答到了云县。按照饭馆老板老周的指引他们直接到了医院。老周已等在病房门口。

成铁：周叔叔，我爸怎么样了？

老周：脱离危险了。进去看看吧。

老周领着成铁、滴答走进病房。

老成躺在床上，手术过后，睡着了。

老周轻声说：手术费我替你们交了。我饭馆里还有事，先回去了。

成铁：周叔，大恩不言谢，明天我就取钱把手术费还您。要不是您，我爸这次就悬了。

老周：都老街坊了，应该的。

见父亲已脱离危险，成铁和滴答赶紧回家查找成强的下落。到家后，成铁从抽屉中翻出存折，一看，上面的钱数还在。成铁松了一口气。

成铁：钱还在，说明强子没带多少钱出去，我怕的就是他贪小便宜吃大亏。

滴答：你所说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只是一个数学概念上的简单换算，不能算是人心理的状态性描述。从心理学上来分析，贪小便宜的人不可能吃到大亏，真正吃大亏的人是贪大便宜的人。

说到这里，滴答禁不住自己夸自己：——我的这个发现确实很深刻啊！

但在银行里，成铁在取钱的时候遇到了意外。成铁将存折递进柜台。

银行的办事员：取多少？

成铁：全取出来。

办事员将存折号输进电脑查看，诧异地看了一眼成铁。

办事员：您这上面只有五块钱，是全取出来吗？

成铁目瞪口呆。

成铁：您能帮我查一下取款记录吗？

办事员操作电脑查询：该笔款项十天前就被用银行卡从自动取款机上分几次取走。

成铁：走，去找我爸问问情况。

医院。病房内。老成躺在病床上，已清醒。成铁和滴答坐在一边。

成铁：强子走几天了，爸？

老成：十一二天了。

成铁：十一天还是十二天？

老成琢磨了一下：十一天。

成铁：他去哪儿说没说？

老成：没说。只说有个好机会，要去创业。

成铁：爸我要把你送到我姑家，我得去把强子找回来。

老成：他不就是出去打工了嘛，不用找。

成铁：他要打工我不反对，但他跟您说的不是打工，是要创业。

老成：这不一回事儿吗？

成铁：要是一回事儿的话我们就不会联系不上他了。

滴答：咱们去找他工作单位问问吧。

县城。锻压厂。成强在这里工作。当然，目前成强肯定是不在这里了。成铁和滴答问了一些成强在这里的好朋友和领导，可没有人知道成强的下落。

成铁很沮丧，忧心忡忡。

成铁：这就算失踪了吧？你觉得应不应该报案？

滴答：这还不能算失踪，只能说暂时联系不上。——强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跟我说说。还是得靠我的心理分析术啊！

成铁：他倔强，不服输，想出人头地但能力又不足；一根筋，不轻易改变主意，但下定了主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滴答：小时候你们两人较过劲吗？

成铁：较过。

滴答：举个例子。

成铁：他跟我玩纸牌，老玩不过我。

滴答：心服口服吗？

成铁：心服口服不服。

滴答：我或许有办法找到他。

成铁：什么办法？

滴答：找到跟他关系最差的那个人就有可能找到线索！

跟成强关系最差的人是陈工。陈工被成铁找到问这件事的时候很尴尬。

成铁：陈工您好，听说您在车间里是跟我弟弟关系最不好的。

陈工尴尬地点头。

成铁：我想打听一下您有没有他的消息。

陈工很拧巴：我跟他关系不好，怎么会有他的消息！

成铁很失望，无助地看看滴答。

滴答对陈工：如果您不知道就算了，谢谢您。

滴答冲陈工一笑，然后示意成铁跟着自己走。成铁不解地跟着滴答走。滴答一边走一边小声对成铁说。

滴答：看见厂区那个大门没有，不用走到大门，他就会追上来告诉咱们强子的消息。我已经分析出他的心理了。

成铁要回头看，被滴答制止住。

滴答：一直匀速走，别回头，一回头就完了。

两人快要走到大门了，也没见那陈工追上来。

成铁：怎么还没来？

滴答也开始有些不自信了：我以前分析你分析得很准啊。

成铁哭笑不得：你也就分析我的本事。

这时后边传来脚步声，有声音喊他们：等一下。

两人回头，陈工果然追来，说了一些情况。

陈工：半个月前，我就发现他有情况，老是在上班的时候偷偷溜出去，好像在谋划什么事儿，而且他走的那天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正好在打一个电话，我听到了一些内容。

滴答：你都听清楚了吗？

陈工：很清楚，因为好像他通话的时候信号不是很好，所以他讲话的声音很大，我都听见了。

滴答：请给我们回忆一下那天的情景好吗？



陈工：那天，我从食堂出来，成强也正好走过来……

根据陈工的回忆，情况是这样的：那天，陈工端着饭盒从食堂门口出来，成强从远处走来，看见陈工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拨号码，在快要与陈工擦肩而过的时候手机恰好拨通了，成强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很大，生怕别人听不到似的。

成强：喂，喂，喂，我的手机信号不好，你大声一点儿，对，我马上出发去恒远伟业，对，对，就是我的新公司嘛，我在那儿是主管……

陈工走过去之后，转回头不服气地看了一眼成强的背影，恰好成强也转头看陈工，成强是得意，陈工有点儿失落。

滴答听完了陈工的讲述，开始有了信心。她知道，线索已经有了。等陈工走后，滴答开始给成铁分析。

滴答：那个电话是强子故意打给陈工听的，这还是他倔强不服输的心理在作祟。他跟陈工关系不好，所以更要让陈工知道自己过得很好，反而不会告诉自己的好朋友。也就是说，对于要去从事的这个所谓的创业，他自己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信息是准确的，就是那个“恒远伟业”应该不是强子编出来的，因为像强子这样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工人是想不出这样一个公司名字的。所以，咱们从这个名字找起。

成铁和滴答到了网吧。成铁啪啪啪打上“恒远伟业”几个字，一输入，搜索出来一些消息。成铁和滴答查看这些消息。

成铁：确实有这个公司，但注册地在香港。

滴答：这条无效，往下翻。

一些消息在电脑屏幕上被翻过。其中一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成铁：滴答，看这条：荒岛成了金饽饽——香港《恒远伟业》入驻我县无名岛。

成铁将这条新闻的标题点开。两人凑上去看。

成铁：有线索了，他们在这儿有一个培训中心。

岛外码头。一艘艘快艇驶来。下来一堆堆人。传销课堂里，新到来的传销人员正在接受培训。江雪山依然在激情演讲。

江雪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成自然！这伟大不伟大——伟大，这深刻不深刻——深刻，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还不够伟大，不够深刻，我们的人际